

# 長白山下的童話

楊明顯 寫的

莊 因 畫的

純文學

# 長白山下的童話

楊明顯 寫的

莊 因 畫的

純文學

法律顧問：徐玉蘭律師（經緯法律事務所）  
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三十號五樓

純美家庭書庫46

---

## 長白山下的童話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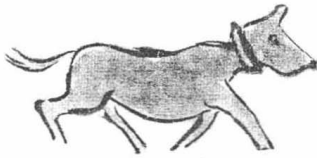
定價 190 元

著者：楊 明 顯  
出版者：夏 林 含 英  
發行者：純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 
臺北市古亭區 1 0 7 4 2  
重慶南路三段三十號  
電話：3016464・3030161  
郵撥帳號：0 0 0 5 3 3 3 - 1  
打字：文盛企業有限公司  
臺北市廈門街三四巷十九號  
製版者：新立全美術製版社  
臺北市重慶北路三段二〇五巷三二號  
印刷者：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
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三五九巷六號  
裝訂者：三文裝訂廠  
臺北市德昌街十巷十號  
中華民國 76 年 12 月初版首次印刷  
新聞局出版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九七號

● 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調換 ●

# 目錄

序文  
結在滿族藤上的瓜  
——楊明顯



54 大黃狗



42 海棠花



26 老虎媽子



14 雞冠花



110

棒槌鳥



98

山鈴鐺



82

老馬猴



70

漏漏漏



166

小銅鑼



154

指甲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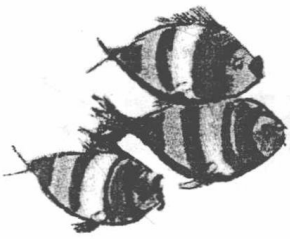
138

翠鐺環心



126

鞦韆子香



234

海  
螺



194

薩  
瑪  
偷  
鼓



214

炸  
海  
乾



182

老  
鴿  
子

# 長白山下的童話

楊明顯 寫的      莊 因 畫的

純文學



年時從祖母那兒一遍又一遍聽來的；聽  
們中國少年朋友寫的。它們大都是我  
這本童話，是我為咱



楊明顯（序文）  
結在滿族藤上的瓜

不膩的故事，深印在心中，今天能夠寫出來獻給少年朋友，是我的心願。希望你们們和我一樣的喜歡這些故事。

滿族，大家都知道，是我中華漢、滿、蒙、回、藏五族中的一族。滿族舊稱滿洲族，俗叫旗人。我就是旗人。讓我們把我們滿族的古老歷史簡單的說一說。

「滿洲」這個詞兒是在公元一六三五年皇太極改後金為「大清」，女真族才名正言順的稱為「滿洲」。在這以前有一串兒不同字眼兒的名字：先秦古籍上記載的「肅慎」就是滿族的老祖先，肅慎族前輩，都居住在東北「不咸山」北（長白山），東濱大海和黑龍江流域的廣大地區。到了漢代被稱為「挹婁」，南北朝時叫「勿吉」，隋唐又改名「靺鞨」、「契丹」。記得小時候和一個來

自膠州灣的小山東打架，他爺爺出來幫腔，衝我粗著脖子嚷嚷：「你個小氣卵子兒、蠻肘子，還想欺負俺們漢仁兒：

：

我一溜煙兒的跑進院裏，向祖母告狀

說：小山東侷子的爺爺老山東棒子罵我

是「氣卵子兒」、「蠻肘子」。祖母一

聽火了，立刻叫車夥子（趕車的人）老

佟：

「去，把借給他們的磨盤給我撿回

家！叫高粱米籽兒噎得翻白眼兒，也甭

想再推磨攤煎餅！」（闖關東來的山東

漢子，不習慣吃高粱米飯，愛吃高粱米

麵的大煎餅捲羊角葱）。

厚道的祖父趕忙阻止，他老人家解釋

是：

「他不是罵人，多半是他想要說『契

丹』和『滿族』，因為口音兒的關係，叫人誤聽是罵髒詞兒。」

經祖父這麼一解釋，再細琢磨品音兒，也覺得有可能，在一片笑聲中化干戈為和平。」

從那時候開始，對祖母嘴頭上常掛著的那句：「嘎叭溜脆，響噹噹的滿洲老八旗」和老山東口裏的一氣卵子兒「產生濃厚的興趣：老想弄明白這些詞意到底是怎麼一碼子事兒。」

提供最多、最寶貴「資料」的是那位養尊處優、能編會講、又好擺譜的老祖母。她嘴裏嚼著甜杏仁兒，用牙籤兒挑著金糕、蜜餞，繪聲繪色一個連一個講著那些屬於「咱們老祖宗兒」的故事。在她口中「佛庫倫仙女」吞了朱果而生出的後代，是世上的精品；男的勇敢

驕悍，智慧善戰，女的各個生得機伶俊俏。她滿臉透著驕傲自得的神情說：

「沒本領，還能建起大清國！」

祖母始終沉醉在過往光輝顯赫的日子中（雖然她現存的家底兒只剩兩盤磨），她的口頭禪是：「那晚兒呀」從這句「那晚兒」會引出許多動聽的故事。

祖母口裏長白山的一朵花、一棵草，黑龍江心的一尾魚、一枚小貝殼都孕育著美妙的因子，有著不尋常的來歷，她用極其生動的語言敘述，用一種濃郁的感情描繪那些神、人和動物，而且她有種教人信服的能力。我好喜歡祖母口中那些活龍活現含著教誨的「大黃狗」、  
「小銅鑼」、「炸海乾」……等小故事，雖然內容那麼古老、樸素得近於簡單

，但在故事背後蘊藏著一個民族豐富的歷史文化，表現出長久以來他們對真、善、美的追求和美好的願望。

它是生活在花朵、智慧的結晶，永恆的情操。

滿族，是個文化挺高的民族，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創立了輝煌的「渤海文化」，在金代（公元一一一五年——一三四年）已經有了自己的文字，現在存在的滿語則屬於阿爾泰語系——通古斯語族滿族支，是用蒙文創建的。老祖宗給我們留下的是光彩熠熠的文化珠寶，作為末代子孫的子孫，不必自詡如何發揚光大，能夠施肥、剪枝、灌溉，讓它開出長相思的花朵，已是件不容易的事了。

。現在我們的子女從小習慣看「超人」、「白雪公主」，把迪斯耐樂園的卡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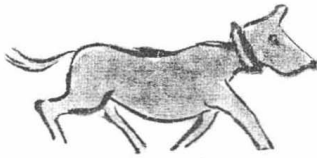
米老鼠、唐老鴨和傻豹當做朋友，根本不知道流傳在民間的滿族神話故事中的「海螺姑娘」不比小美人魚遜色，「薩瑪偷鼓」也不次於「綠野仙蹤」。

能端出一盆自己有泥土芬芳的花草給孩子們觀賞，等於教他們不要忘記自己的「根」。臺灣「滿洲協會」的族兄弟姊妹們就曾這樣提示：「樹有根、水有源，每個人都有所出，而且理當以自己的家鄉和血統為傲。」

中華民族是朵由多民族組成的牡丹花，每枚花瓣兒都有獨特的色澤。我在這兒拋磚引玉，希望有更多的長輩，插一株有根兒的花枝在滿族文化的玉盆中，讓它開得更璀璨爛漫，也就是結在滿族藤上的瓜，有更濃甜的汁液吧！

# 目 錄

序文  
結在滿族藤上的瓜  
——楊明顯



54  
大黃狗



42  
海棠花



26  
老虎媽子



14  
雞冠花